

文化的

华文文学

华文文学研究方法论争鸣集

Wenhua
De Huawen
Wenxue

庄园 编

汕头大学出版社



16

3

I106-53/10

2006

文化的

华文文学

华文文学研究方法论争鸣集

Wenhua
De Huawen
Wenxue

庄园 编

汕头大学出版社

汕头大学
学术丛书

1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的华文文学 / 庄园编. — 汕头: 汕头大学出版社, 2006.4
(汕头大学学术丛书)

ISBN 7-81036-773-0

I. 文... II. 庄... III. 中文—文学研究—世界—文集 IV. I1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16600 号

中文简体字版 ©2006 由汕头大学出版社发行

文化的华文文学

编者: 庄园

责任编辑: 胡开祥 叶思源

责任校对: 段文勇

封面设计: 郭炜 王勇

责任技编: 姚健燕 李行

出版发行: 汕头大学出版社

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邮编 515063

电话: 0754-2903126 0754-2904596

印刷: 广东信源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168 1/16

印张: 12.5

字数: 130 千字

版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8.00 元

ISBN 7-81036-773-0/1·161

发行/广州发行中心 通讯邮购地址/广州市天河北路177号祥龙阁3004室 邮编 510620

电话/020-22232999 传真/020-85250486

马新发行所/城邦(马新)出版集团

电话/603-90563833 传真/603-90562833

E-mail:citeckm@pd.jaring.my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汕头大学学术丛书

总序

课堂教学是大学教育的肌体，科学研究则是大学教育的灵魂。

游离于课堂教学的科学研究就像游离于肌体的灵魂，无法为大学教育注入新的生命，也无法成为整个大学教育的一个有机构成成分，而脱离科学研究的课堂教学则像没有灵魂的肌体，缺乏新鲜的生命，缺乏创造的活力，只能是照本宣科，人云亦云，吃别人嚼过的馍，炒别人吃剩的冷饭，教师感觉不到创造的乐趣，学生也得不到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

课堂教学是大学教育的根，它扎在地下；科学研究则是大学教育抽出的叶、开出的花，它长在树冠、开在枝头。根深蒂固才能叶茂花盛，叶茂花盛才看得出它的根深蒂固。

所以，一所大学不能忽视平时的课堂教学，但也不能忽视教师的科学研究。

我们汕头大学是一所年轻的学校，但正因为年轻，才应当有活力，有朝气。向外，我们应当向国内外名牌大学学习；向内，我们则应当充分开发自己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尽快出成果，尽多出成果。学术重积累，但更重创造。只有勇于创造，才能有所积累，才能迅速积累。我们除拥有国内其他大学共同具有的有利条件，还有李嘉诚基金会的大力支持，我们没有理由跟在别人面前亦步亦趋地爬行，我们应当发展得更快些，做得更多些，更好些。

汕头大学学术丛书是在汕头大学学校领导和李嘉诚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出版、发行的，准备每年出版10~20种，凡是汕头大学教师的科研学术著作（暂时仅限于文科各系），都在资助出版之列。它是我们汕头大学教师科学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我们参与民族的和世界的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希望汕头大学文科各系的教师更加焕发自己从事科学研究活动的热情，施展自己的创造才能，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撰写更多更好的科研学术著作，使我们这套丛书出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好。



前 言

“文化的华文文学”这个概念在今天谈论起来，已经是华文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了。但是从它诞生到被关注到受争议到被接受，其实背后有过一段不平常的波折呢。而这些到今天似乎依然只能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八个字才能更确切地表达。我在这里并不想披露其中的一些人事纠纷，只想给它做个学术层面上的记录和总结。不管怎么说，作为华文文学界 20 年来的首个论争，在此之后，学术界开始在华文文学的理论建设上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和成果。这是更重要的收获，也是我主编这个论题的意义和初衷所在。

2002 年 2 月 26 日，由汕头大学华文文学研究中心四位学者（吴奕锜、彭志恒、赵顺宏、刘俊峰）联合署名的一篇近 1 万字的论文《华文文学是一种独立自足的存在》在《文艺报》上专门刊发华文文学的版面——华馨版上发表，编辑是李维永女士。《文艺报》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一份有悠久传统和良好美誉的文艺类报刊。该文的发表因此备受关注。接着，除了《文艺报》本身一连两期刊登了相关的争鸣 5 篇文章外，还有三家学术刊物就此作出积极的响应，一个当然就是始作俑者的所在刊物——汕头大学的《华文文学》（7 篇），另外两家则是《福建论坛》（5 篇）和《世界华文文学论坛》（3 篇）。刊登的相关文章总共有 16 篇（重复转载的除外），写作者包括华文文学界的研究专家陈贤茂、古远清、刘登翰、陈辽、公仲、钱虹、刘小新、朱立立以及相关专业的博士生和硕士生等。其中比较有分量的是当时在南京大学修文学博士的萧成写的《浮出地表的“文化的华文文学”——关于〈我们对华文文学研究的一点

思考》的回应》，文章约有 1.3 万字，发表于《华文文学》2002 年第二期；另外就是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刘登翰组织了 5 篇总共约 3 万字的评论文章，这组由华文文学专业的学者写作的文章在《福建论坛》上一推出，便形成了繁荣与集中的局面，也显示了有效的争鸣效果。之后又有两篇重要的文章在国内重量级文艺评论杂志上

《福建
的争鸣

汕头大学学术丛书

⇒ 第二辑 ⇐

- | | |
|------------------------------|-------|
| 王富仁序跋集（上） | 王富仁 著 |
| 王富仁序跋集（中） | 王富仁 著 |
| 王富仁序跋集（下） | 王富仁 著 |
| 法律移植与文化冲突
——独立董事制度移植的文化悖论 | 熊金才 著 |
| 潮州学论集 | 陈景熙 著 |
| 萨本仁史学文集 | 萨本仁 著 |
| 程家明自选集 | 程家明 著 |
| 政策创新与地方社会的科学发展 | 郭剑鸣等著 |
| 编余拾论（上）
——海外华文文学评论及其他 | 翁奕波 著 |
| 编余拾论（下）
——编辑学潮学摭论及其他 | 翁奕波 著 |
| 撞击与交融
——中外文化交流史论 | 陈占山 著 |
| 女作家严歌苓研究 | 庄园 编 |
| 文化的华文文学
——华文文学研究方法论争鸣集 | 庄园 编 |

❖ 目 录 ❖

华文文学是一种独立自足的存在·····	9
都是“语种”惹的祸? ·····	19
《存在》是直面现实的良知所致 ——反思的焦虑与理论的困惑·····	28
“文化的华文文学”论待商量·····	32
评《华文文学是一种独立自足的存在》·····	38
华文文学研究的理论突围·····	44
命名、依据和学科定位 ——关于华文文学研究的几点思考·····	45
华人学的知识视野与华文文学研究·····	55
民族主义与华文文学研究·····	63
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文化视野·····	71
海外华人汉语写作的族属性问题·····	77
浮出地表的“文化的华文文学” ——关于《我们对华文文学研究的一点思考》的回应·····	82
“文化的华文文学”观念质疑·····	98
华文文学研究该有开放、宽容的意识·····	103
从“语种”到“文化” ——对华文文学的几点思考·····	107



摸索中的道路	
——文化视角的前景·····	113
通往敞开和宽容的研究之途·····	117
华文文学研究的新视界·····	122
关于华文文学几个基础性概念的学术清理·····	126
文化的华文文学	
——我们对华文文学研究现状的思考·····	141
新儒学与海外华文文学写作的思想背景·····	168





华文文学是一种独立自足的存在

吴奕铸 彭志恒 赵顺宏 刘俊峰

华文文学研究陷入困境

华文文学(这里专指中国内地以外的用汉语言创作的文学,也即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到现在已历时20年,取得了令人惊喜的成绩。迄今为止,已经发表、出版了大量的评论文章和学术专著,尤其是随着一批诸如《香港文学史》、《台湾文学史》、《海外华文文学史》的出版,更是使得这一新兴研究领域越来越逼近标准的“学科”殿堂。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依然认为,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华文文学研究所获得的繁荣景象只是一种量的积累,而在具有普适性学术理念的营造上并无重要意义。这便意味着,止于目前的华文文学研究的成果,并不能够为下一步发展提供有效的推动,华文文学研究已经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

那么,使华文文学研究体现为仅仅是量的意义上的积累并使其原地徘徊、停滞不前的原因是什么呢?就任何自成系统的科类研究而言,在各种具体形态上完全不同的操作过程背后,总有一个统一的、基础性的观念在维系该科类研究的系统性,并且,此一基础性观念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决定着相关研究的现状以及发展前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华文文学研究现状堪忧,而缺乏进一步发展之推动力的根本原因在于,该科类研究在基础性观念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偏差。



“语种的华文文学”——被灌入民族主义的文化因素和时代情绪

在我们看来，支撑目前全部华文文学研究活动的基础性观念是“语种的华文文学”。而这种“语种的华文文学”观念充其量只是一种常识化的观念，它过多地注重了华文文学作为文学现象的外部情况。即它过分地强调了后者的语言学表象，从而绕过了对其内在的本质属性的追问。这有悖于追求深度向着研究对象本身内部掘进的学术研究之天性，从而必然造成华文文学研究的困境。

目前看来，关于华文文学的任何一种研究，不管是批评的、理论的还是欣赏的，不管按照通常的标准它具有怎样的学术价值，都未曾超越“语种的华文文学”这种观念。“语种的华文文学”观念事实上成了华文文学研究无所不在的思维陷阱和阻碍探研进步的常识化了的障碍。对于学术研究来说，这种观念的根本缺陷在于，它只注重作为思索对象的华文文学的外部表象，即它的操作性工具——汉语言的特征，而对散播于世界各地的、文化上有着千差万别的华文文学的内在本质不闻不问；同时，这种观念所攫取的语言学特征——即文本的汉语言表象——并不是某种纯净的客观存在，而是包含了太多的“文化期许”，文本的汉语言表象被注入了诸多非学术研究的主观意愿。我们称华文文学研究的这种情态为“族群主义”。“语种的华文文学”之“语种”就其正当下思维中的语义作用论并不是一个客观的判别标准，它是语言之种类与民族主义合谋的结果。也就是说，当下研究思维中的（华文文本的）“汉语言”并不是原本的、天然的理论叙事元点，而是被无意识中加工改造过的东西；它被灌入了民族主义的文化因素和时代情绪。在这种情况下，华文文学的语言表象被不恰当地强化了、情绪化了，具有了浓重的、不甚友好的族群主义味道。事实上，多年来在我们这一批评领域中所常常出现的、为不少海外华文作家所诟病而又渐渐为我们有些研



究者所意识到的批评过程中的“误读”，其根源很大程度上不能不说与这种“语种的”“元归属”意识息息相关。

其实“语种的华文文学”作为一种明确的概念不过是近几年才提出来的。近年来，华文文学研究企图超越以往的低浅层次，在文化战略的高度上对研究活动进行重新规划，以期建树具有世界意义的华文文学概念。于是，“语种的华文文学”作为明确的口号出现了。此前的华文文学研究，虽然没有“语种的华文文学”这一口号的引领，但作为一种基础性观念，它始终存在着，并始终在后台指引、规范着全体研究活动。语言之种类，是一种常识，正是这个常识造就了过去全部华文文学研究的理论立场和批评视角。由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止于目前的全部华文文学研究基本上是在“语种的华文文学”观念下进行的。而这种观念的“语言”，绝不是研究对象的某种客观主义的属性，而是具有族群主义意味的东西；不是纯洁的、干净的客观存在，而是被加工、改造过的东西，是华文文学的语言学表象与文化民族主义心理相混合的结果。

截至目前的华文文学研究大体上可分作两类，“语种的华文文学”观念在这两类研究中有着不同的体现：

在第一类研究中，“语种的华文文学”观念保持对整个研究思维过程的最高控制权，它规定研究过程的走向从而到达一定结论，但它并不明确体现为特定的说辞，整个思维现场也没有明确的语种意识。在这种状态中，汉语言表象作为一种不容怀疑的“信念”始终支撑整个研究活动，研究思维从汉语言表象开始，虽然运作的具体方式不同，但最终都在汉语言表象这个归宿点上结论为特定的理论观点。说它是“信念”，是因为这种状态中的汉语言表象混合了文化民族主义意蕴，属于某种被营造的东西。就其实质而言，它是民族主义文化基底在华文文学研究中的具体体现。这类研究属于大众化研究。

而在另一类研究中，“语种的华文文学”观念则有完全不同的



体现。这类研究多半立意较高，视野广阔，民族利益、文化远景尽收眼底，往往给人一种博大、深远之印象。在这类研究中，“语种的华文文学”观念当然也是整个研究思维的根本依托，既是起点也是终点，而且，这种观念体现为个性成熟的概念，直接参与思维运作。这种情况下，“语种的华文文学”不再是某种未被明确出来的、躲在背后起作用的思想形态，而是一个有着明确内涵与外延的概念，它直接引领研究思维到达特定的、符合文化民族主义原则的结论。一般说来，这个概念的内涵是文化民族主义的基本内容和根本追求，而它的外延则是一个被幻想出来的广大无边的汉语言世界。这个世界既是华文文学的外在形象，同时更重要的，也是一种唾手可得的民族主义辉煌。正是这后一方面，才是研究活动的真正兴趣所在。很显然，理论追问方向既然未能指向华文文学存在本身，华文文学的本质属性便不得昭示，华文文学的自身存在也就始终得不到确立。也正是在这样一种研究模式中，我们发现，华文文学作为客观存在的文学现象沦落为研究活动的某种单纯的操作对象了。

相应于上述两类研究，我们主要收获了两类研究成果。在大众化批评方面，我们收获的主要是作品赏析、作家简论、文本比较研究以及“感想式的”文学现象述评等。这类成果之被算作华文文学研究方面的收获，主要之点在于，它们都无一例外地在最起码的意义上体现了“语种的华文文学”观念；倘若抛开文本对象的“汉语言”的规定性，那么，这类研究文字就会无法归类，就会成为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字。很显然，这主要是因为，这类文字对华文文学的内在本质缺乏起码的认识，在研究过程中不能体现华文文学自身的特质。因此，如果没有“语种的华文文学”观念作为其背后的思想基础，那么这类文字将成为无特征的文字，说它是对华文文学的研究可以，说它是对别的什么文学的研究也可以。这一方面说明，“语种的华文文学”观念对于这类研究来说非常重要，这种观念使得这类文字具有了最起码的“学术价值”；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认识到，正是“语种的



华文文学”观念，使这类研究停留在初浅层次上，使它满足于只对华文文学的外部情况做判断。另外，应该顺便提到的是，令我们每个人都为之感到尴尬的所谓“友情批评”也属于这类研究。近年来，华文文学研究努力于寻求突破，既有的研究力量力求深入，后续的研究打量着眼于研究对象整体，第一类研究被超越了，于是我们收获了另一类研究成果。配合近年来兴起的全球化浪潮和文化多元化呼声，这类研究主要用心于华文文学研究总体构思，从文化战略的高度对华文文学存在进行新一轮诠释。这主要体现在关于华文文学总论、研究前景展望、文化战略构想等理论文字中。这类成果在体格上虽有诸多不同，但在这样一点上是一致的，即，华文文学的汉语言表象是一切理论作业的第一前提，任何推论均在此一前提下展开，而研究结论则是对该前提的重申。这类研究集中体现了“语种的华文文学”观念，并将其发挥成明确的理论方向。然而相关研究成果体格上的宏大并不表明它对华文文学的思考发生了任何的质的根本性变化，而只是文化民族主义梦想的膨胀。很显然，“语种的华文文学”观念把华文文学研究引到了偏离本在目的的歧路上。

一种全新的观念——“文化的华文文学”

也正是基于上述的认识，为着超越“语种的华文文学”观念的桎梏，寻找推动华文文学研究继续深入的动力源，我们提出“文化的华文文学”这样一种全新的观念，这或许是更为符合当下华文文学研究的策略选择。

对于前者来说，“文化的华文文学”，不但抛弃研究活动中不被觉知的族群主义“阴谋”，而且完全放弃对华文文学语言学种族属性的强调和理论建构，转而对华文文学作为一种自身统一的文学现象的本质属性进行深入的思索和研讨。其实，“文化的华文文学”这个名称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语言的符号学作用，“文化



的华文文学”能够把体现为华文文学研究活动的思想过程导向一个别样的、新的领域，从而使华文文学获得与以往不同的诠释学待遇。

在华文文学的自身独立性这个根本点上，与“语种的华文文学”观念相比较，“文化的华文文学”观念认为，华文文学是一种独立自足的存在。作为统一的、有一贯精神的文化现象，华文文学的存在除了其作为操作性工具的汉语言外，本身就是一个独立存在的自足体。这即意味着，它出现、存在、发展乃至最终在其一区域内的消亡，其根据完全在华文文学本身。同时我们也应当认识到，华文文学的存在自然地处在普遍的文化联系之中，但从这种联系之中推演出来的任何命题，不管它在样貌上多么富有普遍意义并富有说服力，都是派生的、亚层次的。例如，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发展与中国内地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状况之间有着某种似乎恒定不变的因果关系，通常人们会认为，中国开放、经济发展，则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华文教育、华文文艺写作繁荣。在我们看来，这依然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假推理；这种相互关联只属于华文文学存在的外部情况。在“语种的华文文学”观念下，严格说来，华文文学的独立自足性不成为一个问题，因为，“语种的华文文学”观念整个地对后者构成否定。其具体过程是：以无限制地建设华文文学的语言学表象特征褫夺其内在本质，将其“自身”消化为零，进而将华文文学的存在切割分块摊派给各种各样的外部联系。更糟糕的是，在“语种的华文文学”观念看来，华文文学根本没有前后一贯、各方统一的“自身”，它不过是一种无边无际的量的集合。这个无限广大的量集合没有内在灵魂，始终飘忽不定，随外在条件消长起伏，其存在的最终理由和根据或者被归于辉煌伟大的中国文化，或者被中西两种文化争夺撕扯。结果不但华文文学创作本身始终是他属的，创作的尊严得自遥远的母国文化的恩赐，而且，驻身在创作主体背后的个体生命也成了文化冲撞过程的标示符号了——这是极端残酷的理论思维。

“语种的华文文学”与“文化的华文文学”的根本区别在于，在



“语种的华文文学”观念看来，华文文学不是一种独立自足的存在。“语种的华文文学”观念首先将华文文学作为文化学存在的本质内涵托付给华文文本的（传统）语言学表象，进而凭借汉语言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常识性联系，将华文文学存在的自身独立性最终交给中国文化，这样，华文文学事实上成了后者的附庸。这种情况下，华文文学的某些文本片断以及相关的叙事学现象例如乡愁、寻根等，只要符合文化民族主义的论理逻辑，就会被强化成至高无上的批评标准，同时加以宣扬、鼓吹。在我们的批评中，乡愁、寻根等几乎泛滥成灾，成了华文文学研究的一大“品牌”，根本原因正在于此。更严重的是，由于语种的华文文学观念缺乏符合自我原则的批评标准和理论立场，致使整个华文文学研究沦落为按照文化民族主义的口味在华文文学中寻找对应的、气味相投的文本段落的极为琐屑的活动了。鉴于此，我们认为，为了使华文文学研究继续深入下去，我们必须放弃“语种”的华文文学观念，走向“文化”的华文文学观念，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坚守内在性原则重新诠释华文文学的生存意义和存在意义。

我们认为，特定时空条件下的海外华人生活是一种别样的、新型的、又自成一体的生存形态，是现像于普遍的文化视域中的、近代以来新出现的、具有自身体格的人生形式。关于这种人生形式，不管理论活动怎样地将其分析成本土中国文化的向外延伸抑或异域别种文化蔑视下的边缘生存，我们都不能否认，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它属于生命本来就有的—种可能性。由于这种人生形式具有文化的不确定性，在生存形态上具有漂泊不定、社会身份变动不居等特征，所以往往会被误认为没有“自身”，并进而将其分割得七零八落分派给各个种类的文化。在我们看来，这种看上去没有文化着落的生存形态从本质上讲乃是生命自我展开的样式，生命的独立自足性决定了这种人生形式的内在统一性。海外华人生活作为自成系统的生存形态和自有体格的人生形式，其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体现就是，它拥有自己独特而又个性成熟的自我表达方式，这便是：华文文学。



我们以为，通过这样一条超越之路，我们有可能真正找到华文文学作为普遍有效的文化现象的存在根据，即华文文学是海外华人生活的以生命之自由本性为最后依据的自我表达方式。在“文化的华文文学”这种观念看来，华文文学的语言学表象不再是最重要的了，在理论作业中它被淡化成了思维运作的背景：古色古香的方块字固然美丽、亲切，而方块字背后的灵魂（生命）更是奇迹，因而，它毫不犹豫地抛弃“语种的华文文学”以作定义的方式（“用汉语写作的”云云）把握华文文学的做法，转而对华文文学进行概念式的把握，这时，作为研究活动之对象的文本主要地也不再是由汉字构筑的文体造型，而是居住或居留于世界各地的华人作家们的生命、文化、生存，以及文化学视域内的喜怒哀乐。华文文学创作，纵然写的是流浪异域的艰难困苦，写的是思乡恋母的百年情结，写的是归心似箭的游子情怀，写的是郁结累累的边缘化遭遇……不管写的是什么，在本质上，写的都是以那样一种生存形态获得展现的生命的丰富多彩；华文文学创作，不管它与中国文学怎样相像，与中国文化有怎样的联系，不管它怎样地被边缘化，它都是它自己，它有美丽而充实的“自身”。我们不必再为华文文学寻找家园，它的家园就是它自己。让我们的华文文学研究将自己的研究对象还原到对居住或居留于世界各地的华人作家们的生命、生存和文化的原生状态的关注上。这，就是我们所属意的“文化的华文文学”的要义之所在！

在被理论地诠释为独立自主的存在的情况下，华文文学将自行展示出其本身的丰富多彩，也将提示研究活动以无限多的追问可能性，对于批评、理论思维来说，它将不再是被抛却于远方处在文化间受夹板子气的文化弃儿，也不再是批评、理论思维借以发挥光荣伟大的文化母爱。独立自主的华文文学概念不但不损害研究活动对于广泛的、普遍的文化联系的兴趣，而且会使对这种联系的思索和追问更富有理论创造性和批评新意，与此同时，华文文学现实本身包含着的关于人的生存论消息和存在论消息也将被沉思的研究活动揭示出来。